



金砖国家合作更上一层楼

金砖国家机制正式迈入第二个10年，5个金砖新兴国家曾在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加强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合作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在这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回顾总结过去10年合作经验，进一步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意义重大。

□ 江时学

最近几十年，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金砖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显著上升。

金砖国家为什么引人注目？

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数不胜数，但是，真正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并不很多，金砖国家无疑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国际组织，金砖国家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五国都是国际上的重要国家，至少在本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20%、国土总面积的约30%以及总人口的约40%。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就GDP总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居于第7位、第9位和第12位。南非的排名不靠前（第38位），但它是非洲的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埃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至2060年，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高达49%，大大高于G7的30%。这意味着，由欧美垄断世界经济的时代即将被金砖国家引领的新时代取而代之。

在非经济领域，金砖国家的地位同样是不容低估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拥有核武器，巴西和南非的军事力量在本地区都是较为强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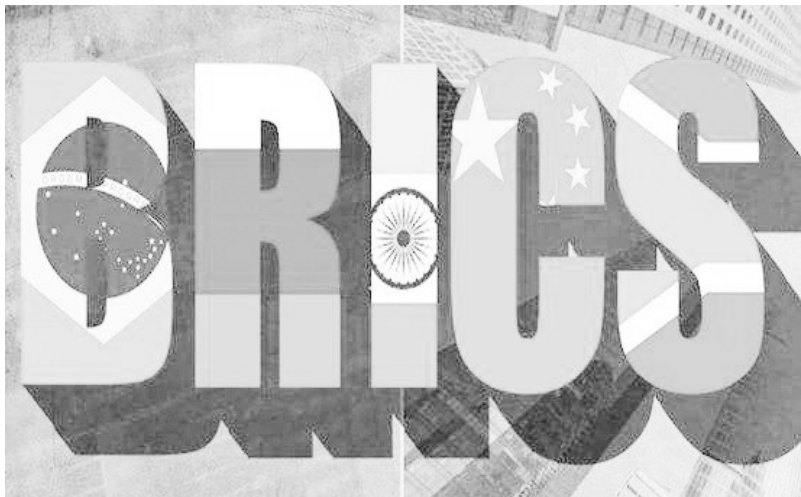
其次，金砖国家的合作业已取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成就，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又称新开发银行）建立初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每年召开一次领导人会晤以及无数次部长级会议（包括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交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教育部长会议和卫生部长会议等）以及成立工商理事会、网络大学、大学联盟、反恐工作组和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等等。

在上述成就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新开发银行的开业。2014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这一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我们高兴地宣布签署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议，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

新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2015年7月21日，该行开业仪式在上海举行。2017年8月17日，该行非洲区域中心开业仪式在南非成功举行。

应该指出的是，新开发银行不可能取代世界银行，也不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挑战，而是对其补充和改进。这无疑是金砖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贡献。

再次，五国都表示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2009年金砖四国领导人叶卡捷琳堡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只有15条，合中文1500字。



201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果阿会晤（即第八次会晤）后发表的宣言多达109条，合中文12500字。这意味着，金砖国家的合作领域在快速增加，可谓无所不包。这当然是可喜可贺的，因为金砖国家加强合作的决心在不断增强。

如何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不是五国对外关系的全部。以中国为例，除金砖国家以外，还要与联合国、七十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等国际组织合作。其他4个金砖国家亦然。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5个金砖国家加强合作。金砖国家业已走过辉煌的10年之路，但是，金砖国家合作不能仅仅满足于上述成就。为了使金砖国家合作更上一层楼，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强化政治共识。毋庸置疑，作为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拥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五国之间的不同之处和分歧也不少。而且，有时还在一些重大的国家问题上持不同的立场。由于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在推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银行新行长时，金砖国家未能达成共识，因而无法对欧美国家长期担任这两个重要职位的惯例发起有力的挑战。

二是要确定合作的重点。金砖国家峰会的联合声明表明，金砖国家合作的领域和范围是无所不包的：既有全球治理，也有文化、卫生和体育；既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

则，也有治国理政和财政货币政策；既有反恐，也有扶贫。但是，金砖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必须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只有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才能使金砖国家的合作取得更为理想的成效，才能使五国的合作事半功倍。

众所周知，国内问题常与国内政策或其他国内因素息息相关，其他国家不能说三道四，因此，金砖国家的合作不必关注各国在国内面临的五花八门的问题。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国际问题。鉴于全球问题不断增多，其危害性日益突出，因此，金砖国家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全球治理，其中包括如何推动全球化、如何构建和谐世界、如何完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秩序、如何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如何加快多哈回合谈判进程以及如何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等等。

三是要逐步实现机制化。根据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适度的机制化有利于强化成员国的执行力，有利于避免空谈，有利于将其合作的愿望变成现实。

迄今为止，“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采用的是一种非机制化的形式。这一形式的优势就是五国在开展合作时不受或很少受到制度性约束的限制，运转成本低。但缺乏机制保障也容易影响合作成效。为了使之取得更多、更显著的成效，五国应该将能否尽快实现机制化这一重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冷静看待美澳联盟关系

□ 张 露

由来已久的美澳联盟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北美和大洋洲的两支重要传承力量，无论是在历史基因还是文化传统方面，美国与澳大利亚间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从其母体——英国身上继承了传统西方的政治文化特征，且语言上具有的相通性进一步凸显出了二者的亲近感。尽管如此，美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在最初也仅限于一般性联系，毕竟一个远在北美洲，一个却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界处，从地理空间上来看二者间并没有多少交集。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澳关系仅停留在常规交往层面，澳大利亚安全防御主要依靠英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2年。是年，日本扩大太平洋战争规模，发动了对澳大利亚的空袭，而英军受欧洲战事牵连无暇东顾。正当澳大利亚身处绝境之时，美国从太平洋战争全局出发对澳施以援手，澳大利亚与美国的關系自此才迅速升温。随着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美澳同盟正式确立，澳大利亚从此将自己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成为了美国亚太战略“南北锚”布局中的“南锚”。自美澳结盟

中国发展是美澳联盟升温的重要驱动因素

虽然保持着联盟关系，但美澳联盟的热度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美

澳联盟的紧密度与美国的战略取向息息相关。冷战时期，出于遏制苏联安全威胁的共同需要，美澳联盟保持着高热度，澳大利亚与北边的日本同时构成了美遏制苏联力量进入太平洋的战略屏障。此时的澳大利亚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战略地位稳固。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及中国战略重心放在国内经济建设上，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美澳联盟有所松弛，甚至一度出现目标不明而“飘浮”的倾向。新千年后，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特别是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的焦虑感明显上升，美澳联盟中的“中国因素”考量持续加强，这是新时期美澳联盟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06年3月，即将访问澳大利亚的美国国务卿赖斯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崛起将是三边安全战略对话的重点话题”，澳大利亚、日本与美国必须携手合作，确保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与军事能力对全世界形成正面而不是负面的影响。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推出明显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澳大利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随着美军由北向南调整西太平洋地区驻军，澳大利亚成为美增加兵力部署的“重要目标地”。

纠结的澳大利亚与美澳联盟的未来

虽然美澳联盟不断得到强化，但也应看到，澳大利亚作为美澳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关键一环，在战略选择上充满了矛盾性。尽管美澳间有着历史文化与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但澳本

不久前，美国与俄罗斯上演了一场很耐人寻味的外交大戏。先是美国政府宣布对俄实施新制裁，导致双边关系再度紧张；几乎同时，两国相互驱逐外交官，使双边关系陷入新的低谷。然而，当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5日讨论通过美国提交的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时，俄罗斯却投了赞成票，而不是像一些人预料的那样利用否决权来报复美国；不仅如此，两国外长还于8月6日在马尼拉会晤，表示两国愿意就复杂的问题展开对话。美俄关系的这种两面性，其实在其他大国之间也存在，只是美俄两家表现得更抢眼球而已。“既竞争又合作”这种两面性正是当下大国关系呈现出来的新形态。

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启以来，竞争一直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两个大国或国家集团为争夺权力或霸权而走向对抗甚至战争。集团内部大国间的合作，乃至结盟，最终都服从于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目的，其背景都是更大范围的对抗。竞争性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敌我分明。这种状况在总体上一直接续到冷战结束，虽然此前中美关系已经突破这种模式。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多极化、非极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至少是部分质变。虽然旧时代的同盟关系依然存在，但是截然对抗的大国关系却未再现。就拿美俄关系来说，虽然两国斗来斗去，甚至互相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军事上的对手，但是两国并未走向冷战时期那样的全面对抗，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合作，比如削减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纵观当今的大国关系，虽然大国之间在地缘战略、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竞争甚至对立，但是各国在经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战后国际秩序上，又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各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综合考量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得失，而不是“单打一”式地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所有其他方面的利益。此领域的竞争并不以完全牺牲其他领域的合作为代价。俄罗斯在制裁朝鲜问题上没有同美国对立，并非俄罗斯惧怕美国，而是出于俄罗斯自己对朝核问题的认知。有俄罗斯专家认为，朝鲜搞核试验会引发俄远东地区的地震，危害俄罗斯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此外，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联合国核不扩散体制，而朝鲜搞核试和射导，是在挑战该体制及联合国的权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安理会成员国都投票赞成制裁决议草案，也是出于自己对本国利益的认知。作为现任非常任理事国的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不合，遭到美国的种种打压，但是委内瑞拉在制裁朝鲜问题上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认真履行一个理事国的职责。

对大国来说，国家利益当然远远超出国家间关系层面，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也是它们的重要国家利益。以联合国为主要载体的现行国际秩序，从总体上说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当然也符合几乎所有中小国家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愿意留在联合国这个大家庭内，虽然这个秩序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当然，对大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来说，它们的所作所为对维系这个秩序至关重要，因此它们负有特殊的责任。而这种特殊责任又使它们获得了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一种国家利益，是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等国为获得这种地位努力了十几年却成效甚微。联合国秩序自形成以来就不断面对各种挑战。就目前来看，主要是两方面的挑战：一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比如美国和北约无视联合国权威对联合国成员国发动战争；二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比如一些国家违反联合国有关条约和决议进行核试验，它们将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置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挑战联合国权威。在维护国际秩序上，大国之间虽然也有矛盾、有竞争，但是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应对来自中小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上，大国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正是由于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上的合作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来说更带有根本性、战略性，所以当今的大国关系虽然是竞争与合作交织，但合作是主要方面，是竞争中的合作。

专家视点

竞争中合作：大国关系的新形态

□ 刘建飞



一个伪命题。我们在北京有好朋友和小伙伴，在华盛顿则有盟友。”事实上，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主任布兰登·泰勒所言，澳大利亚应该如何在中美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国内激烈讨论的话题。一方面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另一方面是对承诺越来越漫不经心的美国，澳大利亚确实感到了危机。尽管美方高官承诺与规模扩大的军演，多多少少给了澳大利亚一些定心丸，但当依靠美澳联盟不仅存在着靠不住的风险，而且有可能把它拖入到不可知的风险之中时，澳大利亚在选择上出现纠结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因此，虽然受历史基因影响，澳大利亚不得不选择与美国继续结盟，但从2016年国防白皮书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已经开始了尝试新的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未来，美澳联盟在表象上可能还会加强，但澳大利亚的决心却不一定不会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坚定。甚至，当美国在中国竞争中打澳大利亚牌的时候，这个被当作牌的国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可能会利用中美双方的竞争关系而把中美变成它的战略牌。这一点启示我们：中国在面对美澳同盟时，一方面要审慎观察其动向，另一方面也不妨考虑一下打“平衡牌”的问题。